

中国全史速读

中国秘史速读

蔡 磊 主编

(六)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全史速读/蔡磊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7—104—02611—2

I. 中… II. 蔡… III. 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5504 号

中国秘史速读

责任编辑: 万晓咏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3966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611—2

定 价: 920.00 元 (全 32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四篇 清代秘史

皇清秘史

第十八回	克敌功高松山奏绩 爱才心切客馆娱宾	(653)
第十九回	膺宠命洪学士趋朝 遂性怀睿亲王监国	(657)
第二十回	逆迹昭彰难逃法网 英姿爽飒妙选佳宾	(661)
第二十一回	变起深宫惊传晏驾 涎垂美色强抢图奸	(666)
第二十二回	崇祯帝捐躯殉社稷 多尔衮奉命略中原	(670)
第二十三回	皇言如纶太后下嫁 属邦有美睿王求婚	(675)
第二十四回	马背翻身睿亲王丧命 蛾眉锁恨董小宛入宫	(680)
第二十五回	入宫见妒遽唱离鸾 弃国如遗徒歌长恨	(684)
第二十六回	康熙乱伦私通姑母 胤禛练艺谋夺皇储	(689)
第二十七回	康熙帝巡幸五台山 皇四子结交天下士	(694)



第二十八回	三次南巡太湖遇刺 一场大狱名士沉冤	(698)
第二十九回	废东宫诸子争太子 进王府哥儿变姐儿	(702)
第三十回	圣祖殡天变更遗诏 雍王即位残害同胞	(707)
第三十一回	建新宫塑装欢喜佛 平青海犒劳大将军	(711)
第三十二回	拥佳人提督吹号角 训骄子教读建高墙	(716)
第三十三回	鸟尽弓藏功臣骈戮 狐悲兔死宰相乞休	(720)
第三十四回	天子多情占奸侄妇 秀才造反牵累无辜	(725)
第三十五回	钗光剑气公子情多 鬓影衣香美人睡足	(729)
第三十六回	宝亲王园中奸舅嫂 雍正帝灯下失头颅	(734)
第三十七回	女侠复仇逍遥运甌 鱼娘舞剑倾慕求婚	(738)
第三十八回	平回部万里建殊勋 进香妃千秋传佳话	(743)
第三十九回	金殿献俘逆回授首 深宫蹙额弱质存贞	(747)
第四十回	荒冢题词徒留幽恨 回妃承宠特荷殊恩	(751)
第四十一回	念阁老乾隆下江南 办皇差盐商争面子	(756)
第四十二回	点缀湖山缙流接驾 削平叛乱猛将立功	(760)



第四十三回	福康安荡舟惊丽质 马佳氏再世证前盟	(764)
第四十四回	逛私娼皇后持正 接圣驾天子留情	(769)
第四十五回	守贞节烈女惨死 傲荒淫皇后苦谏	(773)
第四十六回	富察后受辱为尼 小霸王行凶抢妓	(778)



第十八回

克敌功高松山奏绩 爱才心切客馆娱宾

却说清军此次大败明兵，太宗十分高兴，便在营里大开筵宴，犒赏兵士。正吃得热闹，贝勒兵托站起来自告奋勇，请领一旗兵队，趁今夜月色皎洁，前去袭取松山城。太宗摇着头说道：“不可。一来，我军将士连日辛疲，今夜无事，便该休养；二来，你也莫小觑了这座松山城。关打听得城里明朝将士很多，有洪承畴、邱民仰、张斗、姚恭、王士禎这五大将，又有总兵王廷臣、曹变蛟、祖大寿带领三万人马，把守城池。就中那位洪经略，是朕心所最仰慕的。听说他是中原才子，又熟悉中国政治风俗。朕欲并吞中原，先要说降这位经略大臣，才能成功。”

太宗说着，只见帐下走出一位大臣来，说道：“这事容易。臣和松山副将夏承德，颇有几分交情，臣可以亲走一趟，进松山城去劝降。先说降了夏承德，再请他帮着臣说降这洪经略，岂不是好。”太宗看时，原来是贝勒多铎，不觉大喜，当下备办好劝降书，多铎带了五百名兵士，走进松山城去。不多时，多铎回来说，夏承德颇有投降之意，洪承畴却誓死不从。他说城可破，头可断，大将经略却不可降。太宗皱一皱眉头，便请范文程入帐，再写一封劝降书，着他自己送去。仍是说他不动。太宗一连送了六回劝降书，洪承畴索性关上城门，所有来使，一概挡驾。太宗没法可想，只得把劝降的告示，绑在箭头上，射进城去。那告示上略道：

余率师至此，知汝援兵必逃，预遣兵出，围守松山，使不得入。自塔山南至于海，北至于山，去路俱断。又分兵各路截守，被斩首者尸积遍野，投海者海水为红。今汝援兵已绝，此乃天意保佑我也。汝等早降，决不杀死，并保全汝等禄位。尔等可自思之。

后来看看洪承畴终没有降意。太宗便带领内外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们，拈香拜天，一面打发睿亲王多尔袞、肃郡王豪格回守盛京，一面



拔寨齐起，向松山进兵。传令倘然遇见洪经略，须要活捉，不可杀死。亲自押着红衣炮队，直攻松山。洪承畴在城里出死力抵敌，两军相持不下。忽见一匹马飞也似地向御营里跑来，守营将士上前扣住，见一位将军，跳下马来，手里捧着文书，直跑进帐去。将文书送上御案。太宗看了，不觉吓了一跳。

原来此人是来报丧的，太宗的元配关雎宫宸妃已死了。太宗虽宠爱文皇后，但宸妃和他是结发夫妻，自有一番恩爱。不觉大哭，立刻把兵事交给诸王贝勒，自己星夜赶回盛京去。说起这位宸妃，却也有十分姿色，只是赶不上文皇后那种风流体态。太宗念夫妻份上，也时时临幸。这文皇后看了，心中不免起了一点醋意。此番太宗出兵的时候，宸妃还是好好的，不曾有一点疾病。谁知不多几天，宸妃忽然死了。当时大学士希福刚林，梅勒章京冷僧机，得了宸妃蒙逝的消息，急急进宫去察看。见宸妃面貌很美，丰容盛发，也不像是害病死的。希福刚林十分诧异，说道：“皇上远去，宫里大变，倘然皇上回来问俺，叫俺拿什么话回奏呢？”冷僧机在旁说道：“这个容易，我们只要把关雎宫里的宫女捉来，审问她宸妃死的时候，有什么人在身旁。我们便把那人抓来一问，便可以知道了。”这几句话，传到永福宫文皇后的耳朵里，不禁慌张起来，忙打发一个小宫女出去，把大学士传进宫去，一面又请来了睿亲王多尔袞，几句话把一天大事，化为乌有。

第二天，多尔袞打发冷僧机出城迎接圣驾。冷僧机是多尔袞的心腹，见了太宗，自然有一番掩饰。这里希福刚林听了皇后的吩咐，便潦潦草草把宸妃的尸首收殓起来。太宗回来，只看见一口棺木，也没有什么说的。文皇后又怕太宗悲伤，打起全副精神，极力趋奉。太宗有这样一个美人陪在身旁，加意承迎，渐渐地把这一肚子悲伤，消灭得无影无踪。

过了几天，忽见他大儿子肃郡王豪格，笑盈盈地走进来，说道：“父皇大喜。那松山城已经给孩儿打下来了。”太宗喜得心花怒放，拉住他儿子的手，问个仔细。豪格说道：“是役松山守城副将夏承德，预先打发人来说，他把守城南，今夜竖起云梯，向南面爬进城下，他在里面接应。到了夜里，孩儿带了大队人马，果然从城南打了进去。当时捉住



明朝经略洪承畴、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祖大寿、游击祖大名、祖大成一班官员。又杀死明兵三千余人，活捉住妇女孩童千余人。获得盔甲大小红衣炮鸟枪等物一万余件。请父皇快快安插去。”太宗点头称是，传令不许虐待汉人，准了贝岳托的奏章。一品的汉官，把诸贝勒的格格，赏他做妻子。二品官把国里大臣的女儿，赏他做妻子，又特下上谕，把洪承畴送到客馆去，好好地看待。每天筵席去请他吃，又挑选四个宫女去伺候呼唤。那洪承畴原是明朝的忠臣，也是一位名将，如今被清军捉住，愿拚一死，谁知送他到盛京来，太宗既不传见，也不杀他。看看那班总兵官，杀的杀，降的降，早已一个都不在他身旁，又看看自己住在客馆里，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锦襟乡榻，便知道清朝还有劝他投降的意思。他便立定主意，从这一天起，一粒饭也不上嘴，一天到晚，只是向西默坐着。太宗派人来劝他吃，他也不吃。劝他降，他也不降。后来他恼了，索性把房门锁起来，所有一切侍从宫女，都不得进去。

看看过了两天，洪承畴粒米未尝进口，太宗颇为忧愁，对诸大臣说道：“倘然洪承畴不肯投降，眼见这中原取不成了。”便下圣旨，无论何人，有能出奇谋，说得洪经略投降的，赏黄金万两。这个圣旨一下，谁人不想得这黄金，便有多铎大臣，想尽方法去劝说，无奈洪经略总给你一个老不见面。看看已过四天，洪承畴已饿得不像个模样了。那多铎找来一个洪承畴的贴身书僮，名叫金升的，一面恐吓着他，一面问他洪经略在平时最爱什么。那金升初不肯说，后来多铎吩咐自己府里的侍女，把金升领去，大家哄着他，劝他吃酒，又和他胡缠。内中有一个侍女，面貌却长得白净，金升看上了她，那侍女便陪他睡去。在被窝里，金升才说他主人是独爱女色的。

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多铎便去奏明皇帝，挑选四个绝色的宫女；又在掳来的妇人里面，挑选四个美貌的汉女，一齐送进客馆里去。谁知洪承畴连正眼也不看她一眼，这个太宗急得在宫中搔耳摸腮，长吁短叹。文皇后见他这个情形，莫名其妙。后来太宗把洪经略不肯投降的事说了出来，文皇后微微一笑，说道：“想来洪经略虽然好色，决不会



爱那种下等妇人。这件事陛下放心，付托在贱妾身上，在这三天内，管教说得洪经略投降。”太宗说道：“这如何使得，卿是朕心爱的，又是堂堂一位国母，倘然传说出去，却教朕这张脸搁到什么地方去。”文皇后又说道：“陛下为国家大事，何惜一皇后，再者贱妾此去，为陛下办事。我们夫妻的情爱，依然存在。若虑泄漏春光，有碍陛下的颜面，这事体做得秘密些就是了。”文皇后说到这里，太宗看她的面庞儿，实在长得标致，心想任你铁石人，见了也要动心的。便叹了一口气，说道：“去吧。做得秘密些，莫叫他们笑我。”

文皇后得旨，便换了一身艳服，梳着高高的髻儿，擦着红红的胭脂，鬓影钗光，真是行一步也可人意儿。打扮停当，吩咐备一辆小车，带着一个贴身宫女，从宫后夹道上，偷偷地出去。到了客馆里，看看那洪承畴，到也长得清秀。他盘腿儿坐在椅子上，已是五日不吃饭了，早把他饿得头晕眼花，神志昏沉。文皇后指挥宫女，把他扶下椅子来，放倒在炕上，宫女便退去。文皇后爬上炕去，盘腿儿坐着，把洪经略的身体，轻轻扶起，斜靠在炕边。那洪承畴昏沉沉，由得他搬弄，总是闭上眼。后来觉得自己身子落了温柔乡，一阵一阵脂粉香，吹进鼻腔来。他本来是天生成的一位多情人，别的事都打不动他的心，惟有这女色上的勾当，便是临死时候，也多少要动一动心。况且那阵香味，是文皇后所独有的，觉得异样触鼻，不由得他的心中怦怦地跳动起来，便忍不住开眼一看，只见一个绝世佳人，明眸皓齿，翠黛朱唇，看着他盈盈一笑，那种轻盈妍媚的姿态，真可以勾魂摄魄。

洪经略忍不住问了一声：“你是什么人？”接着听得那佳人嗤地一笑，说道：“好一个殉国忠臣，你死你的，何必问我什么人。”洪经略说道：“我殉我的国，和你有甚相干。”那佳人便慢慢地说道：“妾此来带着一片慈悲心，见经略如此受苦，满意要来救经略早早脱离苦海。”洪经略冷笑一声，说道：“你敢是也来劝我投降么？我的主意已定，再过一两天，便可了我的心愿了。说降的话，我极不愿听的。快去罢。”

那佳人听了，又微微一笑，把身子格外挨近些，说道：“经略既是打定了主意，妾怎么敢来破坏经略的志气呢。但是，经略在这里熬着，一



天比一天难过得多。降既不肯降，死又不快死。如今妾有毒酒一杯在此，请经略快快吃下去，可以立刻送命，免得在这里受苦；妾可怜经略，这一点便是来救经略早早脱离苦海的慈悲心。”洪承畴这时正饿得难受，听说有毒酒，便睁眼一看，见那佳人玉也似的一双手捧着一只碗，碗里盛着黄澄澄的一碗酒。便硬下心肠，劈手夺过来，仰着脖子，往嘴里一倒，咕噜咕噜一阵响，把这碗毒酒，吃得个涸滴不留。那佳人便拿回碗去，转过身来，扶他睡倒，自己却也和他倒在一个枕上。洪承畴仰天躺着，闭着眼睛等死，正是：

求死忽闻来醇酒 举杯一吸尽西江

欲知洪承畴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膺宠命洪学士趋朝 遂性怀睿亲王监国

却说洪承畴饮了这杯毒酒，躺在炕上等死。谁知等了许多时候，死也死不去；睡也睡不着，反觉得精神渐渐清醒起来。枕畔那位佳人，起初还是静悄悄的不作一声儿，后来见他不得安睡，便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谈些闲话又问起他府上有几位姨太太，那一位长得最好看，那一位年纪最轻。洪经略听了这几句话，勾起了无限心事，心中一阵翻腾，好似滚油熬煎一般难受。

那佳人接着又道：“经略此番离家万里，尽忠在客馆里，倒也罢了，只是府上那一位心上人儿，从此春花秋月，深闺梦里，想来不知要怎么难受呢？”洪经略听到这里，早已撑不住了，哇的一声，转过身来抽抽咽咽地哭个不住。那佳人打叠起温言软语，再三劝慰，他才止住了哭。叹一口气，说道：“事已如此，也顾不得许多了。只是这碗毒酒吃下肚去，怎么还不死呢。”一句话，引得那佳人一头躲在他的怀里，嗤嗤的笑个不休。洪经略问她怎么好笑。那佳人说道：“什么毒酒不毒酒，那是上好的参汤呢。俺看你饿得难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便哄着你吃一碗参



汤下去接接力。这是俺家从吉林进贡来的上好人参，这一碗吃下去，最少限度，也可以活着五六天。看经略如今死也不死。”说着，又忍不住吃吃地笑。洪经略给她这一番话，说得脸上红一块白一块，果然觉得神气越发清醒了。一会儿，那佳人又在他耳边低低地说道：“经略大人，我看你还是投降的好，一来也保全了大人的性命；二来也不失封侯之位；三来也免得家里几位姨太太孤守一世；四来也不辜负了俺一番相劝的好意。”说到这里，便停住了。霍地坐起身来，一手掠着鬓儿，斜过眼珠儿来，向洪经略溜了一眼，粉腮儿一顿时飞起了两点红云。然后，低着脖子，只是弄那围巾的流苏，一种娇媚的姿态，把个洪经略看得眼花缭乱。他忙收一收神，跳下地来，大声喝道：“你这是那里来的淫婢，也来诱惑老夫。”那佳人听了，却不慌不忙，盘腿儿向炕沿上一坐，从怀里掏出一方小小的金印来，向洪经略怀中一掷。洪经略拿起来看时，不觉吓得魂不附体，两条腿儿软绵绵地跪倒在地，连连磕头说道：“外臣该死，外臣蒙娘娘天恩高厚，情愿投降，一辈子伺候娘娘凤驾。”

原来那方金印上刻着两行字，一行是满文，一行是汉文，“永福宫之宝玺”六个字。洪经略到这时，才知道坐在炕沿上的便是赫赫有名的关外第一美人、满洲第一贵妇人孝庄文皇后。所以吓得他不住地磕头，只求娘娘饶命。那娘娘伸出玉也似的臂膀来，把洪经略拉上炕去。洪经略看她身穿一件红嵌金带的旗袍，那大襟上揩着自己的眼泪鼻涕，湿了一大块，越觉得不好意思，爬在炕上，还要磕头。此后却不听得两人的声息。良宵易度，第二天清早，洪经略从梦中醒来，昨夜劝驾的人，早已不见了。停了一会，四个宫女捧着洗脸水、燕窝粥进来。洪经略胡乱洗过脸吃过粥，便有许多手本由外而递进来。睿亲王多尔袞、郑亲王济尔哈朗、萧郡王豪格、贝勒岳托、贝子罗托、大学士希福刚林、梅勒章京冷僧机都来拜望。多尔袞说道：“皇上十分垂念经略，务必请经略进宫去一见。”接着有待诏进馆，洪承畴剃去了四面头发，头顶上结一条小辫，穿着皇帝赏的红顶花翎黄马褂，大摇大摆地踱出馆去，跨上马，后面跟着一班贝勒大臣，直走到大清门外下马。那时祖大寿、董协、祖大乐、祖大弼、夏承德、高勋、祖泽远一班降将军，都候在朝



门外。见洪承畴来了，大家上前去迎接，跟着一块儿上殿去。从大清门走到笃恭殿，再守崇政殿，两旁满站着御林军士。洪承畴跪在殿下，三跪九叩首，称皇帝陛下。礼毕，太宗宣洪承畴上殿。在宝座左面，安设金漆桌一张、金壶一、金唾盂一，贮水金瓶一、香炉二、香盒二，后面站着绿衣黄带青褂戴京帽的侍卫四人。太宗赏承畴坐下，问他明朝的政教礼制风俗军制等，十分详细，足足讲谈了两三个时辰，然后退朝。

第二天圣旨下来，拜洪承畴为内院大学士，在崇政殿赐宴。此后，太宗常常为国家大事，把洪学士召进宫去。文皇后也坐在一旁。洪学士见了皇后，趴下地去，多磕几个头，口称罪臣。文皇后见了，总微微一笑。太宗因为文皇后有劝降的功劳，也另眼看待她，有时指着洪学士，对文皇后说道：“他是投降皇后的。”大家笑着，虽说如此，却不知内幕。自从洪承畴投降后，太宗待皇后的恩情，却是日淡一日。皇后肚子里，也有几分明白，心中便有说不出的怨恨。闷起来便带着那王皋邓倚子两人，出外打猎。有一天，在围场上遇见睿亲王多尔袞皇后把他唤到马前，深深地瞪了他一眼，说道：“你好，怎么这几天不进宫来？”多尔袞故意装出诧异的样子，说道：“宫里是什么地方，臣子不奉宣召，怎么得进来。”皇后把小嘴儿一撇，笑骂道：“小崽子，你装傻吗，你是俺的妹夫，又是叔叔，还闹这些过节儿吗？”说着，提起手里的马鞭子擦过去，在睿王额上拍地打了一下，说道：“明天再不进宫来，仔细你的腿。”多尔袞磕过头，骑上了马，转身走去。行不数步，回头一看，见那王皋邓倚子两人，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把皇后夹在中间，三个人并着马头，脸儿凑在一处，做出十分亲密的样子来。多尔袞这时一缕酸气，从脚跟直冲顶门，自言自语说：“你们这两个王八蛋，俺明天好好地收拾你。”

到了第二天，多尔袞真的进宫去，见他哥哥，悄悄地把昨天在围场上见王皋邓倚子如何如何无礼的情形，尽量说出。谁知太宗对于这两人，心中本来有一个疑团，前几天太宗走进永福宫，远远看见皇后正和邓倚子在那里调笑，当时还认作一时眼花，忍耐在肚子，不曾发作，如今听了多尔袞的说话，想到从前的情形，愈想愈疑，不觉勃然大怒。心想这两个光棍，留在宫里，终究不是事体，不如趁今天发付了他。想



罢，立刻打发侍卫传谕进去，把王皋邓侔子两人，一齐唤出宫来。皇后正和两人说笑，听说有谕旨，皇后急问为什么事体，宫女回说不知道。王邓两人只得跟着侍卫出去，见了皇帝，跪下磕头。太宗一句话也不说，只把令箭递给多尔衮，把这两人押出朝门外，砍下脑袋来。待到皇后知道这个消息，已经迟了。皇后明知多尔衮爱自己，所以杀这两人。但是眼前少了这两人凑趣，便觉郁郁寡欢。太宗皇帝近日又因为朝鲜的事体，天天和几位贝勒大臣商议出征，也没有工夫进宫来陪伴她，把个皇后丢得冷冷清清地。

那太宗为何又要出兵朝鲜，只因朝鲜平日瞧满洲不起，但知尊戴明朝。及至事到危急，遣使求和，也不过是解目前之围，并非真心归附。太宗即位之后，受臣下的推崇，曾上了一个宽温仁圣皇帝的尊号。那时各处邻封，都来趋贺，惟有朝鲜近在咫尺，绝不理会，岂不是个反对他的暗示吗？最近，朝鲜王的妃子韩氏死了，太宗打发英俄尔岱、马福太两人去朝鲜吊丧，趁便劝他投降称臣。谁知那朝鲜王非但不肯投降，反埋伏兵士在客馆里，要刺杀这两个使臣。这两个使臣逃回国来，把这情形一五一十奏明太宗。太宗大怒，立刻调遣十万大军，预备御驾亲征。

皇后打听得太宗又要亲征，便想起一件事，趁太宗朝罢回宫时候，便问皇上此番出征，命何人监国，太宗道：“朕已将朝里的事体，托付了洪学士。他虽说是新近归顺的，看来却是十分可靠的人。宫里的事，自有皇后主持，照那上回出兵抚顺的一样办理。”皇后忙奏道：“这一回可不能照上回的办法了。因为妾身近来多病，不能多受辛苦，求皇上留下一个亲信的人监国才好。”太宗听了，倒踌躇起来，说道：“留什么人监国呢？偏偏阿敏和莽古济泰，又是闹病。”皇后冷笑一声说道：“皇上以为他们可靠么？妾身害怕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太宗觉得诧异，忙问这两人怎么样。皇后拦着说道：“皇上出兵在即，这两人怎么，且不去问他。总之请皇上留下一个人监国，妾身便可保得无事。”太宗因心中有事，也不追问下去，只是说道到底留谁好呢。皇后见太宗想来想去，都想不出一个人来，索性说道：“多尔衮，皇上不是常常称赞他忠



心吗？况且又是妾的妹夫，倘然留他在朝里监国，一定没有乱子。他是自己家里人，也可以管得宫里的事体，妾也不用避什么嫌疑。”太宗拍着手说道：“是啊，怎么朕一时也把他忘了呢。快传他进来。”宫女领命出去。不多时，多尔袞进宫来。太宗把留京监国和提防阿敏莽古尔泰的话，再三叮嘱了一回，自己便站起身来，出去料理出征的事。等到各事整备，便带着大兵，一直向朝鲜进发去了。

这里多尔袞自太宗出征后，日日到朝房料理政务。有一天听得皇后传唤，立刻进永福宫。见了皇后，忙请了一个安，直挺挺站在皇后面前候旨意。半晌，皇后也不开口，也不叫去。等得不耐烦，便说道：“多尔袞伺候着呢。”皇后微微一笑，说道：“我有要紧话和你商量，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快随我到寝宫去。”说着自己站起身来，向前走去，多尔袞跟在后面。到了寝宫，皇后便在逍遥椅上坐下，向宫女们望了一眼，宫女们知道皇后的意思，急急退出。只剩他叔嫂二人坐着，唧唧唧唧，不知商量些什么，直到天色已晚，掌上灯来，多尔袞要告辞回去，皇后向他溜了一眼，接着笑了一笑，说道：“用了晚膳回去。”自己便转入套房，重匀脂粉，换了晚妆。宫人摆晚膳，皇后居中坐下，多尔袞在傍陪座。宫女斟上了酒，两人便浅斟低酌起来。一面说笑着，一面吃喝着。停了一会，那贴身服侍的两个宫女，也退了出来，在外面守候着，只觉得灯影昏沉，语言缠绵，唧唧唧唧的直到半夜时分，多尔袞才告辞出来。宫女们掌着宫灯送他出去。临走的时候，还是依依不舍地说了许多话。正是：

侧听曼声弥乡幕 归来月色半人家

不知多尔袞回去情形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逆迹昭彰难逃法网 英姿爽飒妙选佳宾

却说多尔袞出了永福宫，便取道回府。看看时候不早了，小玉儿



也等得不耐烦，她心中不免有些疑惑。一见丈夫回来，左查右问，多尔袞都一一搪塞过。从此皇后常常把多尔袞留在宫里取乐。一日，皇后忽然想起阿敏和莽古尔泰两人的事体，催着多尔袞去办。原来他们两人，和太宗是异母兄弟，莽古尔泰仗着自己是富察后的长子，满望继承大宝。谁知，先皇殡天的时候，太宗却用威力劫夺了去。后来又替他南征北讨东奔西荡，也不曾享受过安闲的日子，因此常怀忿恨。就是阿敏，也仗着自己是太宗的哥哥，这帝位该轮到自己身上，如今被太宗占据了，也觉不值。两人肚子的心事，没人的时候，时常说起。兄弟两人便联络起来，暗中结交党羽，四下布置心腹。前次太宗出兵抚顺的时候，原打算发作，为料太宗回来得很快，措手不及，只好按兵不动。

此番太宗又带兵外出，正是他们的好机会。谁知这个大事，却败坏在一个女子手里。这女子是什么人呢，便是莽古济格格。这莽古济格格，平日恃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到处搔首弄姿，勾引男子。她心目中第一个欢喜的，便是太宗的大儿子豪格。她打算把豪格勾引上了，自己便稳稳的是一位将来的皇后。偏偏天不做美，那豪格娶了博尔济锦氏做了妃子，把个莽古尔格格，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从此把豪格恨入切骨，便入了莽古尔泰的党。那时和莽古尔泰同党的，还有德格类、琐诺木、杜稷一班人。天天秘密会议，预备起事。莽古济格格，看看这一班人，没有一个中得她意的，不知怎么，又勾引上了冷僧机。因此他两人暗去明来，十分恩爱。莽古济格格，把个冷僧机认做自己人，所有党中的阴谋，统统告诉他。谁知，冷僧机却是睿亲王的心腹，早就把这件事悄悄地报告睿王。如今皇后催着办这件事，多尔袞便假意入了他的党。天天会议，多尔袞也在座，假意说些犯恨太宗的话，又说到起事的那天，他在宫里作内应，又如何调动兵马，如何截断太宗的归路，说得天花乱坠，把个莽古尔泰哄得心悦诚服。

第二天，多尔袞请这班反叛在府中吃酒，趁他们酒醉的时候，一齐拿下，又在各处搜出许多造反的告示来。多尔袞一面吩咐把这班人监禁起来，一面进宫去报告皇后。皇后听了大喜，伸手在多尔袞肩上一拍，笑说道：“我的好妹夫，到底俺的眼力不错，保举得人了。”正说笑时



候，忽听得一声传说，皇上回来了。多尔衮忙退出宫，带领一班文武大臣出城接驾。太宗此番打胜了朝鲜，受了朝鲜王李戩的投降，心中十分高兴。回得国来，大宴功臣。多尔衮看看皇帝正在快活时候，不好把阿敏谋反的事体说出来。过了两天，才把这件事原原本本陈奏。太宗动怒，立刻要升殿亲自审问。后来还是洪学士奏请发交睿亲王办理。谁知莽古尔泰在牢狱里，听得太宗回京的消息，把他一吓，吓破了胆，死了。多尔衮得了皇帝的旨意，便把阿敏德格类琐诺木杜稷，还有莽古济格格一班反叛，从牢里提出来审问。多尔衮是和他们假意做同党的，他们的阴谋，多尔衮统统知道。他们也无可抵赖，只得一一招认。多尔衮取了口供，奏明太宗，一一定了死罪，发交刑部执行。

太宗心想此事是皇后报密的，这番除了一班逆贼，真是不少功劳。一面想，一面站起身来，踱进永福宫去。一瞥眼，见皇后陪着一个美貌少年，在那里吃酒。那少年见皇帝来了，忙上前去请安。太宗看看十分面善，问时，原来是皇后的内侄科尔沁卓礼克图亲吴克善的儿子，名唤弼尔塔噶尔。自从太宗上岁号那年，他跟着父亲进京来道贺，皇后便把他留下了。太宗连年带兵在外日多，只和他见过一面，所以不十分认识。当时经皇后说明，太宗便把他拉近身来，仔细打量，果然长是清秀漂亮。问他多少年纪，回说十八岁了。又问他拉弓骑得马吗，他回说勉强学会。皇后接着说起，讲起的弓马来，真了得。他来救俺公主的性命呢。太宗问怎么一回事，皇后道：“我们阿顿，生性欢喜打猎。那天，是皇上出兵去的第三天，阿顿带了宫女们到东山打猎去，忽然一头白兔，在公主马前跑过。公主拍马直追，不提防林子里跳出一头老虎来，直扑公主马头，抓住了马蹄儿。那马大吼一声，和人一般的站起来。公主一翻身摔下，正在万分危急的时候，来了一个少年，提着短剑，一跳跳上虎背，揪住了他的领骨，那老虎仰起头来，那少年一刀下去，直刺入老虎的眼眶里。那老虎大叫一声，屁股一撅，把那少年掀下背来，压在老虎的肚子底下。那少年不慌不忙，拔出短刀，在老虎肚子下面，狠命戳。那老虎倒在地下，翻了几翻死了。那少年回过头，笑盈盈地站在公主跟前，公主看时，不是别人，原来是他。”